

裴志勇
陈爱萍
王飞虹
著

JING QI HONG ZHI HUA BAI

旌旗红 芷花白



革命年代的真情叙述，人物事件多有本源

带你走进那段硝烟弥漫的岁月，重温那些荡气回肠的豪情

漓江出版社

7247.52
2012/10

阅 览

裴志勇
陈爱萍
王飞虹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11.10

ISBN 978-7-340-3330-4

JING QI HONG ZHI HUA BAI
旌旗红芷花白



漓江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旌旗红 芷花白/裴志勇,陈爱萍,王飞虹 著. —桂林:漓江出版社,
2011.10

ISBN 978-7-5407-5350-4

I. ①旌… II. ①裴… ②陈… ③王…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83469 号

责任编辑:单 鹏 张玉琴 吴晓妮

装帧设计:李星星

出版人:郑纳新

漓江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2

网址:<http://www.lijiangbook.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021-55087201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山东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华路邮政编码:276017)

开本:960mm×690mm 1/16

印张:24.5 字数:300 千字

2011 年 10 月第 1 版 201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 001~20 000 定价:3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单位联系调换。

(电话:0539-2925659)

目 录

上篇

- 第一章 白米饭与革命理想 / 3
- 第二章 送郎当红军 / 18
- 第三章 一个城市女孩的家庭遭遇 / 27
- 第四章 烽火洗礼 / 36
- 第五章 血染长征 / 56
- 第六章 千古奇冤 / 76
- 第七章 革命启蒙 / 85
- 第八章 走向圣地 / 96

中篇

- 第九章 延水河畔的邂逅 / 103
- 第十章 花样年华在硝烟中绽放 / 121
- 第十一章 弹洞前村壁 / 137
- 第十二章 假作真时 / 148
- 第十三章 姚山血战 / 159
- 第十四章 以革命的名义 / 168
- 第十五章 战争之殇 / 180
- 第十六章 睡吧,宝贝 / 199
- 第十七章 战争爱情故事 / 209
- 第十八章 永远的姐妹 / 220
- 第十九章 骨肉 / 224
- 第二十章 最后的较量 / 233

下篇

第二十一章	北战 / 243
第二十二章	向前,目标哈尔滨 / 255
第二十三章	双城记 / 262
第二十四章	为了亲人的嘱托 / 268
第二十五章	真情所至 / 274
第二十六章	风雨故人 / 281
第二十七章	苦涩的爱 / 291
第二十八章	千里江陵 / 299
第二十九章	青树坪之痛 / 306
第三十章	南征 / 319
第三十一章	擒贼擒王 / 333
第三十二章	父老乡亲 / 344
第三十三章	战友啊战友 / 354
第三十四章	沉重的将军服 / 375



上
篇

第一章 白米饭与革命理想

革命者周世明回到家乡发动群众时只说两句话：“想不想吃白米饭？想不想要田地？”这两句话就像一把火，一下把乡亲们的心轰地烧旺起来了。

其实最开始时周世明是不懂说这两句话的，以小学教师身份作掩护的他刚回村时，竟然很书生气地向那些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乡亲激昂地宣讲那些共产主义伟大理想和全人类解放的深刻道理，弄得乡亲们眯缝着浑浊的眼一脸迷茫一头雾水地望着他。后来，一位汉子不耐烦地站起身说：“你弯来绕去说那么多我们也不懂，我就问你一句：‘叫我们跟你干，有没有饭吃？’”

这样的问题让周世明猝不及防，他先是一愣，但旋即坚定地点头说：“当然有饭吃！”想想，又补充道，“餐餐白米饭！”

这时周世明看见四周围乡亲们那浑浊的眼睛刷地一下亮起来，就像天上的天狼星一样闪闪发光。又一人站起来问：“有没有田地种？”

这时的周世明已完全明白眼前这些乡亲到底需要什么东西了，于是更坚定地点头：“当然有！打倒地主恶霸土豪劣绅，就把他们的田地分给你们！”

让周世明始料不及的是，他的话就像一把盐撒进了滚烫的油锅，四周一下炸开了——

“那还有什么说的？干！”

“干！分他狗日的粮食！”

“干！分他狗日的田地！”

.....

周世明看见平时骨瘦如柴的乡亲在大吼的时候，眼里居然闪出了灼灼绿光，他长吁了一口气——这正是他需要的结果。

这一次发动工作的成功给了周世明极大的振奋，也给了他深刻的启示：在这些饥寒交迫的乡亲面前，任何宏伟的理想和真理都必须变成通俗易懂并且看得见摸得着的现实目标，才会被他们由衷地接受。

于是在后来一系列的工作中，这两句话就成了周世明鼓动乡亲们参加革命的法宝，只要一说参加革命有白米饭吃，乡亲们就两眼放光，而一旦说到参加革命有田地分，对方放光的眼里就会泛出灼灼的绿光。

那段日子，在皖西北山区这个叫做旺岭村的穷苦乡亲中，悄悄流传这样的顺口溜：“跟着周老师，餐餐吃白米，跟着共产党，个个分田地！”

周世明领导的农民赤卫军像燎原烈火迅速壮大！很有些兵强马壮之感的周世明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决定组织农民赤卫军攻打邻村大地主周子豪的家，然后将他的粮食和田地分给农民，让这些渴望有白米饭吃有田地种的穷苦乡亲实实在在地感受到革命带来的好处。

攻打周子豪的时间选在了一个漆黑生冷的寒夜，天上没有月亮，只有稀稀拉拉的几颗星星眨巴着眼睛。

农民赤卫军秘密结集的地点是在村边那片小树林里。

天黑下时，就见村里那些低低矮矮残破不堪的小屋里不时钻出一二黑影，悄无声息地向着村外那片小树林匆匆走去。

树林里，一盏昏暗的小马灯被一群人黝黑的影子围得密不透风，影子们在低声紧张地说着话，那噤噤嚓嚓的声音就像刮在树梢尖上的风。

周世明在小树林里那盏昏暗的马灯前完成了农民赤卫军的战斗部署。

周世明率队蛰伏在离周子豪家不远的灌木丛中，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周家大院。那是一座青砖灰瓦、墙高如山的深宅，院里灯光隐绰，安静沉寂，不时传出几声报平安的打更声，显出一片祥和宁静。

周世明压低声对伏在身边的农民赤卫军周队长下达命令：“进攻！”

于是周队长像豹子一样倏地蹿起高大的身影，朝身后一挥，后边十余农民赤卫军便抬着一根硕大的松木悄无声息地疾速往前冲去——按战斗部署，农民赤卫军

先用一根水桶粗的大木头撞开周家大院大门，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进去。

周世明看着抬木头的身影消失在黑夜中，便朝身后一挥，黑夜中又刷刷蹿起一排排身影，一窝蜂朝前涌去，周世明压低声音喝道：“不要乱！”

但这些未经训练的农民军却仍是迈着杂乱无章的脚步推搡拥挤着向前涌，紧张和兴奋使他们脑袋里一片空白，对周世明的声音根本就充耳不闻。

队伍像决堤洪水般地向前景涌，眼见就要造成挤压和踩踏，周世明心中一沉，当机立断一扬手中驳壳枪：“同志们冲啦！”

周世明声音刚落，就听见一阵剧烈枪声响起，接着前边抬木头的突击队中就有痛苦地叫喊起来——原来是周家大院开枪了，一条条蛇般的火舌在黑夜里乱窜。有人大声叫着“开枪了，开枪了，他们开枪了！”，然后几个黑影抱着头往回蹿，周世明不由得皱紧了眉头——到底是未经训练的乌合之众，枪一响就吓得惊慌失措！

周世明正欲上前阻拦，一旁周队长早飞了出去，对准带头那黑影狠踹一脚，吼道：“谁敢当逃兵，我一刀剁了他！”几个黑影立即石头般定住。

“枪子不长眼呀！”有人带哭腔道。

周队长又吼道：“下枪子落刀子都得上！你们不上，到时别人攻下周家大院，分谷子分田地，就没你们的份！”

几人就沉默了。

“到底上不上！”周队长的话语咄咄逼人。

众人一跺脚：“奶奶的，干！不死就吃白米饭！死了就当鸟朝天！”

众人嗷叫着再次冲入黑夜中。

忽然前边闪过一团火光，接着轰地一声闷响，几个抬木头的人影在火光里倒下，周世明心头一紧：他万没料到周子豪居然还有炮！

远处刷地一片白光——周家大院的炮楼上下亮堂起来，只见一人站在炮楼上，有人低声说道：“是周子豪。”

“各位父老乡亲们！”周子豪开口说话了，声音听起来苍凉而沉痛，“我周子豪和你们同村共寨，同喝一江水，共烧一山柴，一笔写不出两个周字，有什么不可以坐下好好商量，何必又要动刀又动枪！”

四周一片沉默。

只听周子豪又说道：“大家日子难过，我心里也很不好受，你们缺钱缺粮，开口

说一声就是了，何必要这样伤了一家人的和气。”

周世明低声对周队长说：“他这是假仁假义瓦解大家的斗志，不能让他的阴谋得逞！必须立即揭穿他！”

周队长问怎么个揭法，周世明说：“就把他平日欺压乡亲、鱼肉乡里的事情讲出来，让大家认清他的罪恶嘴脸。”

周队长说：“好的！”然后把手圈成喇叭状，但张开嘴却半晌却没听见声音，接着就见这个彪形壮汉狠捶自己脑袋骂，“妈的，猪脑壳！平时那些事情桩桩件件都在眼前晃，现在要说却想不起了！”

有人在一旁提醒道：“周老三的女儿不是被他周家拉去抵债做丫头的吗？”

一人又道：“周世友村边那块地不是被周家强霸去的吗？汪猴子的老婆不是被周家抢去做奶妈，她自己女儿没奶吃不是饿死了吗？还有，王成他老婆不也是周子豪放狗咬死的吗！”

一人说：“不是狗咬死的，是她自己上吊死的！”

另一人说：“他不放狗咬，她会得上吊吗？”

得到提醒的周队长重新将双手圈成喇叭状，对着暗夜里大声说道：“乡亲们！不要听周子豪的假话，大伙想一想：周世友的女儿不是被他周家拉去抵债做丫头的吗？周老三那块好地不是被他强霸去的吗？王成老婆不是他周家放狗咬了才上吊的吗？”

一石激起千层浪，蛰伏在夜幕里的农民军们又嗷嗷叫着朝周家大院冲过去！

炮楼上传来周子豪咬牙切齿的声音：“好啊！你们不仁，就休怪我不义了！”

周子豪话音刚落，就听“隆隆”几声炮响，然后雨点般的枪声朝着冲锋的农民军倾泻来，黑暗里不时传来阵阵惨痛的叫声。

周世明心一沉，眼前的未经专门训练的农民军显然不是枪炮齐备的地主武装的对手，若再让这支未经训练的农民军强打硬攻，势必会造成更惨重的伤亡。他于是赶紧大声命令：“停止进攻！”

得到命令的农民军停止了前进的步伐，机灵些的就地卧倒，但许多人还直愣愣地站在原地，像木桩样地竖在黑夜中。

周世明急得大声喊：“卧倒，就地卧倒！”那些黑暗中的木桩才刷刷倒下。

黑夜又沉寂下来，周家大院的灯火已熄灭，只剩炮楼的几只枪眼透出明晃晃的白光，像几只鬼眼注视着漆黑的夜。

强攻失利，周世明召集周队长和农民军财粮委员王成等几人蹲在一堆灌木丛后边研究新的战斗方案。周世明说：“周家防备森严，武器精良，火力强大，强攻肯定会造成重大伤亡，必须尽快调整战斗方案，在天亮之前攻下周家大院。”

周队长说：“奶奶的，要是我们也有炮就好，一炮就轰开他的大门，我立马就带人冲进去，抄他狗日的窝！”

有人不耐烦地说：“说这些不着边际的有什么用！还是赶紧想办法吧！”

王成说：“正面打不行，可不可以从后面攻？”

周队长说：“后边也是一样的高墙大院，肯定也有防备。”

王成说：“周家大院后边角落有个狗洞……”

周队长一拍脑门说：“对，我怎么没想到这个呢！我侄子富年和你家龙子不是钻进去过，说是要打死那条四眼狗吗？为这事你还把龙子结实揍了一顿。”

王成说：“派人钻进去，打开后门，然后……”

周队长迫不及待地说：“我们冲进去打他狗日的！”

有人说：“狗洞肯定很小，大人肯定钻不进去。”

周队长说：“这有什么难的，就叫我侄子富年来干，也让他为革命立点功！”

周世明也兴奋起来：“好，就这么办，你马上回村去叫你侄子，其他人悄悄绕到周家大院后边待命，门一开就冲过去！”

王成对周队长说：“顺便也把我家龙子叫来，也好让他给你侄子搭把手。”

一袋烟工夫，就见暗夜中一大两小三个黑糊糊的人影无声地朝这边过来。周队长将两个小孩子带到周世明跟前：“这是我侄子周富年，外号叫大头虾，这是龙子，大名王魁，都是村里的机灵鬼。”

周世明轻轻拍拍两人的头说：“两位小同志，就拜托你们了。”

周队长一拍大头虾的屁股，说：“走吧！”

正走着，大头虾忽然捂着肚子哎哟叫了一声，说：“你们等我一会。”

周队长问怎么了，大头虾说：“这两天闹肚子，我要去拉泡屎再去。”

周队长一听恼了：“没出息的东西！这节骨眼上拉什么屎！”气得在他屁股上狠踹一脚，“妈的，烂泥糊不上墙，滚一边去吧！”然后对龙子说，“龙子，这回就看你的了，走吧！”

龙子问：“不等虾哥了？大头虾比龙子大两岁。”

周队长说：“都火烧眉毛了还等什么！说不定龟孙子是装的！快走吧！”

随后的战斗进行得非常顺利：龙子乘夜钻进狗洞把门打开，农民军冲进周家大院，消灭了抵抗的家丁，并将藏在粪坑里的大土豪周子豪活捉。

攻下周家大院，大家都不约而同地一起往大院后边的粮仓涌去。

龙子手拿一根木棒在院里钻来钻去，身后忽然有人拍了一下他肩膀，只见大头虾气鼓鼓地问：“叫你等我，为什么不等？”

龙子说：“我说要等你的，是你叔说不等了，他还说……说你不是真拉肚子，是装相的！”

大头虾忿忿道：“你才装相！我若不是真拉肚子，天打雷劈！”

龙子说：“虾哥，我知道你不是那种胆小鬼，不是装的。”

大头虾气消了，说：“这么说还差不多！”又问龙子，“拿木棒转来转去干什么？”

龙子狠狠地说：“我要找到那条咬我娘的黑狗，我要亲手打死它，为我娘报仇！”

龙子永远记得那一天，母亲是带着他和弟弟对子来到周家大院讨饭时被咬伤的，当时小龙子亲眼看见从周家大院奔出三四条恶狗，领头的是一条浑身乌亮、眼睛上长有两点小白点、人称“四眼狗”的黑狗，它径直冲到摔倒在地上的龙子跟前，两只利爪搭在他肩上，龇牙咧嘴地亮出通红的舌头，危急中，母亲奋不顾身猛扑过来推开黑狗，黑狗顺势一转身就将母亲扑倒在地，并从母亲腿上撕下一大块血淋淋的肉……

二人在院里四处转了一圈，果然在大院一角落找到了那条伏在地上的黑色四眼狗，龙子快步奔向前将木棒高高举起，忽然大头虾叫了起来：“它好像受伤了！”

龙子定神一看，只见那黑狗的肚子上渗出一股鲜红的血迹，正痛苦地大口喘着气，一副垂死的样子。

大头虾惊异地说：“它好像流眼泪了。”

只见黑狗眼里泪光晶莹，嘴里发出微弱的凄惨呜咽声。

龙子手中高举的木棒慢慢垂下了，盯了那狗好一会，然后把木棒往地上一扔，转身快步走开。

粮仓那边一片吵闹，谷仓里边乱哄哄一片，农民军们拿着麻袋、箩筐等物件在忙乱着装粮食，还有的在争抢麻袋，并大声吵闹，一人干脆解下长裤作袋子，往里灌了鼓囊囊一裤子粮食！

有几人装好粮食，扛着就往外走去。

这时就听有人大喝站住，只见周世明铁青着脸站在粮仓前：“都给我停下！”

周世明说：“枪声刚停，战场还没打扫，那些牺牲的战友还躺在野外，尸骨未寒，受伤的兄弟还在流血呻吟，你们不去救护自己受伤的弟兄，不替牺牲的战友收尸，倒有脸来替自己抢粮食，你们是农民军吗？简直和土匪没什么两样！”

众人默然，停下了动作，出了门口的几个也悄无声息地把粮食扛了回来。

一人小声说：“你不是说过打了土豪就分粮食分田地的吗？”

周世明说：“不错，我们闹革命、打土豪，其中一个目的就是分粮食分田地，但我们是农民革命军，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有纪律有章程，要分粮食也不是这么哄抢法，得按章程按规定来分。”

“那该怎么个分法？”有人问。

周世明说：“缴获的粮食，部分留下做军粮，部分分给村里穷苦乡亲，最后才分给参加攻打周家大院的农民军。”

有人提出疑问：“你那时不是说，谁不参加队伍打土豪就不分给他田地么？怎么个个都有份？”

显然这个问题周世明原先并没有想到，但却难不倒他，他对众人道：“原先我是说过这样的话，但大家不要忘了，现在是革命队伍，我们革命的理想是什么？就是要让天下让穷苦人过上吃饱穿暖的日子。大家想想，我们打土豪分了粮食分了田地，自己吃饱穿暖，难道就忍心看我们身边的穷苦乡亲还像以前一样挨饿受冻吗？”

有人道：“当然不能，做人嘛，当然要讲良心，不能只顾自己有饭吃有衣穿。”

周世明赞许地大声道：“对，他说得好！我们不能只顾自己，要想到天下还有千千万万的穷苦乡亲在挨饿受冻。大家对刚才的分配方案还有什么意见？”

众人大声说：“没意见，赶快分粮食吧！”

周世明说：“我提议，我们先把粮分给牺牲同志的家里，再分给受伤兄弟的家，没死没伤胳膊脚全的最后再分，行不？”

周世明的提议又得到众人的大声响应。

分粮场面像过年一样热烈喜庆。

周家屋里的谷子堆得像座金山，屋外领粮的乡亲排了一长串，人人手里拿麻袋、箩筐、竹箕甚至木桶、瓦罐，眼里闪现出兴奋的光彩。

分粮工作由周队长主持，王成掌秤，周世明则兴奋地在乡亲们中间来回走动，不时与这个打个招呼，与那个闲聊几句，神情轻松而自信——这不仅是因为他第一次组织的农民暴动取得成功，而且是因为他向乡亲们说的参加革命就有田地分的许诺

也顺利实现了。他知道这些穷苦乡亲在看到他们的冒险甚至流血牺牲换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的时候,就会死心塌地地跟着你干到底!

排在第一个准备领粮的是周二爹一家,他的儿子周大牛是农民军小队长,在昨晚进攻周家大院时担当扛木头撞击周家大门的突击队员,不幸被周家的炮弹炸成了两截。此时的周二爹领着大牛媳妇和几个孙子拿着袋子、盆罐等着领粮,脸上也和其他人一样透出兴奋的色彩。

周队长高声叫周二爹领粮,只见一家人迅速扑向谷堆,跪在地上拼命往袋里、盆里拨拉谷子,生怕眼前金黄的谷子会突然不翼而飞似的。

周世明蹲下身,亲切地对周二爹道:“不着急,慢慢来,谷子有的是。”

周二爹激动得两眼泪花,说:“党代表——自从农民军成立后,周世明身份就从小学老师变成党代表了——你是活菩萨下凡呀,没有你,我们哪能有这粮食分!”

周世明说:“那是你应得的,不要谢我,是我们该谢你,你养了一个好儿子,你们家大牛为了穷苦人能分到粮食分到田地,把命都填上了,是我们该谢你!”

周世明说完,向周二爹鞠了个九十度的躬。

周二爹不知所措地拼命摆手说:“党代表,使不得使不得,你这样是折我的寿呀。”接着老人叹了口气,“唉,有好日子过了,可惜大牛看不见了……”说着就老泪纵横地哭起来。

周世明轻轻搀住老人,动情地说:“二爹,你放心,我们共产党是不会忘记大牛的,乡亲们也是不会忘记大牛的。”

老人抹去眼泪:“大牛他死得值,我这一家老老小小七八口人,整日吃草根吞树皮,前些日子最小的娃就饿死了。如果不是闹革命打土豪,分粮食分田地,家里肯定还会饿死几口人。现在只死了大牛一个,却分了粮食救活了全家,值了!”

一席话说得在场众人热泪盈眶。周世明双手紧攥老人的手拼命晃,半晌说不出话。

二

龙子家分得了一石粮食,当晚就煮了一锅白米饭,雪白晶莹,香气袭人,望一眼就让人垂涎三尺。

这是龙子出生后家里第一次煮白米饭,他听说上一次家里煮白米饭还是在龙子

父亲和母亲结婚时。外公说，女婿是招上门来的，婚事办得太寒酸，就太亏欠人家了。于是咬牙拿出一石谷子碾了白米煮饭请亲戚朋友吃了顿干饭——那可是全家人大半年的口粮呀！煮了那顿干饭后，一家人连吃了大半年照得出人影的野菜、树叶粥，才把结婚那顿白米饭亏欠下的窟窿补上。

龙子的父亲王成是个上门女婿。

在王成年少时，父亲就带着他兄妹二人出来逃荒，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的父子俩靠着四处流浪出卖力气给人打工，虽然日子过得贫困，但王成却在饥寒交迫中长成一个高大魁梧、模样英俊的小伙子，不知不觉就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虽然王成一表人才，但一贫如洗的家境却使他娶不上媳妇。恰好这时旺岭村有一户人家想招一个女婿，那家人姓葛，也是贫穷人家，一个儿子已娶妻独过，只剩一女儿在家中。父母眼见自己年纪渐老，另立门户的儿子已显露出与自己日益疏远的迹象，于是二老商议，打算招个女婿上门，让女儿女婿给自己养老送终。

王成就顺理成章地成了葛家入赘的上门女婿。

在当地，做上门女婿是件不怎么光彩的事，通常的说法是由于男人没本事挣钱娶媳妇，被迫上门给女家当女婿，因此也叫做“倒插门”。但为人实诚的王成倒不觉得“倒插门”有什么不光彩，反而使饱受漂泊之苦的他有了种温暖的归宿感，于是他把毕生的气力都使在了这个新家上，整日里辛苦劳作，汗摔八瓣地像牛一样地干活，并与妻子葛氏相敬如宾，与岳母岳父和睦相处。上门头几年，倒也过了一段舒心日子，并生下两名男孩，老大取名王魁，奶名叫龙子，意为希望儿子来日中榜夺魁，如金龙腾云、飞黄腾达。老二取名对子，即表示与龙子为一对金龙，双双腾达。

然而，这种虽然贫穷却也温馨的日子没多久就结束了。

那一次，龙子母亲因为家庭矛盾领着龙子和对子离家出走乞讨要饭，被大地主周子豪家的恶狗咬伤，绝望的母亲扔下龙子和对子两兄弟，在路边苦楝树上含恨自缢，独自走上了黄泉路……至今，母亲惨死的那一天的情景，每一个细节都像烙铁烙过一样，在小龙子心头留下清晰又惨痛的印记。

事情最初是由母亲和舅娘的吵架引起的。

本来，龙子的大舅和舅娘一心等着妹妹出嫁、二老归西后顺理成章地继承家中遗产——虽然只是两间破茅屋和两分薄地。但龙子父亲这“倒插门”女婿一来，就极有可能使他们的如意算盘竹篮打水一场空，这样他们作为葛家长子和大媳妇只有喝西北风的份了。于是两人下定决心要把这个“倒插门”赶走，以捍卫自己这个长

子的地位和利益。

开始只是些闲言杂语，然后是指桑骂槐，再后就升级到当面争吵。老两口人老力衰，吵架不是儿子和媳妇的对手；女婿老实巴交不善言语，加上“倒插门”的身份使他有点理不直气不壮腰杆不硬，不敢与大舅子夫妻当面接火；只有倔强耿直的龙子母亲葛氏常与二人争吵，但她一张嘴又怎敌那两张口！尤其是那嫂子，钢牙利嘴长舌头，吵起架来就像锅里炒豆，劈劈啪啪没个停，所以龙子母亲常常是没几个回合就被呛得泪如泉涌出不了声。

倔强的龙子母亲受不了这窝囊气，萌生了要离开这个家另立门户的念头。

那个早晨，龙子母亲起床出门去抱柴火，就看见对面屋的嫂子在拿竹竿驱赶从她家跑去的那只芦花公鸡，并高声骂道：“你倒是刁呃，又没人请你，跑到我屋来干什么！看见我们这有吃的了是不是？有本事不要吃软饭，自己去找吃的去！”

这表面是在骂那只公鸡，但明白人一听就知道又是在指桑骂槐地骂上门女婿。

开始龙子母亲还强忍着，不想那女人又得寸进尺，指着自家的那只母鸡又骂开了：“你也不是什么东西，自己的东西自己吃就是了，又勾引别的公鸡跑来吃一份，你这骚货，不要脸的东西！”说着一脚踢在自己家里母鸡身上。

龙子母亲终于忍不住了，挺身而出指责那女人道：“你骂什么？”

对方一脸得意：“哟哟哟，我骂鸡又没骂你，你急什么？”

龙子母亲气得脸色煞白：“你不要以为你指桑骂槐，别人就知道了！”

那女人更加得意：“骂只鸡你也这么着急，看来你也是和它一路货色的骚货了！”

龙子母亲道：“你才和它一路货色，你才是骚货！”

于是双方你来我往对骂起来，那边的男人闻声出来就帮着老婆骂妹妹，龙子母亲一张嘴敌不过两张利齿，终又是流着泪回到屋里，然后开始收拾东西——她下决心立即离开这个家，并发誓永远也不回来了！

龙子醒来时就听见父母在激烈吵架，他看见母亲神情激愤地对父亲说：“就是出去讨饭也比现在强，这个家我一刻待不下去了！”母亲说话时用力地将手中收拾好的一个破包袱狠狠掼在那张摇摇晃晃的小桌上。

正准备出去放牛的父亲双眉紧皱，说道：“走什么走！一家四口，孩子又这么小，走出去就是死路一条！”

母亲说：“好！你不走我走！”母亲说着就捉住弟弟对子的两只胳膊往背上一